

百川學海

東坡志林
螢雪叢說 上下

三〇冊	九八四號	漢書門
九八四號	函號	類

叢書二

共三十卷

戊集一

內閣文庫	漢
三〇冊	九八四號
三七函	一七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	(14)
函號	370		33

370-33

14-1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坡先生志林集

淺草文庫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志林

8-078
37-6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趙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沙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木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鄘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鎮
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有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
遷也周公欲葬成王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
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
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
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
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
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
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
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
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

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
 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蔞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
 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
 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
 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
 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
 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
 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
 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鄆之遺民而脩
 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試

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
 吳遷于都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
 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
 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
 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
 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羣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木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
 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
 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
 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
 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
 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
 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

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
 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
 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
 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
 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
 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
 決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
 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隨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
 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

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
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
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
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
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
時者也周衰諸侯相拜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

以建侯植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
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
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
之始皇旣拜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
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
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
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
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
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
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
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

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泛舟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柔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

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彘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彘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為種彘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與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因於會稽乃能用二子

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

一言

曾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

逐昭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來騫亦亡
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
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
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
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
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
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
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際也哉蘇子曰此孔子
之所以聖也蓋甲氏六卿不服則齊魯無不亡之道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暴嬰者亦知之曰甲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投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
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
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
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甲氏
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
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
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
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

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有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此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志

世世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其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亦其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為啄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

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入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

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此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趙王旬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志林
三十一
吊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
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
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
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
異其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秦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
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失
職也其秀傑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
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
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
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東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
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甌敗必出於智所不
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

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吊強後
 唐張永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
 必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
 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
 之既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如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軌與以參夷為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湯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柱 孰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其之立胡亥不復
 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
 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
 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

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于暈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反諸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

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

秋書為公則隱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也隱攝而桓弑著

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

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

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

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

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

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

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

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南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
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
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禘
之君王庶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
鄧不能無譏而漢吊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
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
之廢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以之

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命
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
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
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
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
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
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
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
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暈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縶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厭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

而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周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周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周殆哉岌岌乎允之曰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周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旣福如此

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木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疾之旤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六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甲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儉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

一六
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甲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
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申余漢之金日磾唐之
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
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
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
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
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

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融
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
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
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父
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
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
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
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
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
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
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螢雪叢說卷第上

子俞子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失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

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
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
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
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
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
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
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
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
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立見危致命
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

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表於外
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
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
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
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
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
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
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

爲見殺則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
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
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不善也非凶
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
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
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
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
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
忍字以對亦鑒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諸史如張良傳此賈
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主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
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
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
之作不專為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
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杲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
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
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也三日亦使
得不若前去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
樂人

聖節致語闕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

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
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
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
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 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
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
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
尚饗 任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軍公自
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
乎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

者體製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為救世砭劑公唐室中興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供

欲以陶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地已填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荅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
是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
又魚竒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
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來
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可後於
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
事至如誤出早鷺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鬪縷一鈎輕胡少汲詩
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

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
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火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
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
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脇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

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
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看工夫惟一
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
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
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
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
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新
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
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
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
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
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
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
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
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
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

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
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
鳶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
更有地會得這箇道理便活潑潑地呆處厚常作剪
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
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
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
宋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
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
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
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胃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
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
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
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
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
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
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撓入他說
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
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
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

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窓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貢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丈起主泮湘潭普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

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鷄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悞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汚浼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為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

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君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普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笏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

說不可與蔡文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晞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禮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柰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之上

螢雪叢說卷下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

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然

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

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喪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稟飭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吊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爲訓若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

及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踰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誼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證極是明白若解文主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正是文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架紉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出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為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上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馮老叔叔舉似外公暨中大開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

子蓋曆數在於彛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先生論文有及向之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爲出便見得在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亞而問之何不見誨父云不解有兩魁也東坡以詩賦一序見工拙即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邪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太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
厦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傳良作仲
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
翰秋詩云逆胡方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
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
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入韻能於借對上得
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鷓鴣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
徑說鷓鴣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
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

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
始悟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
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
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
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
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
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
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
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
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

而躡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入誕辰極意懽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蓂莢一事據其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爲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爲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

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臘寇四浙改睦州爲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甲千秋爲重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綠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
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醜為二者
離桂是也唯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
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番大舞胡人拔胡人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為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以類彰羊祐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

靈運後身韋暉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貞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為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遠

絕也據其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
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筭人物色
教唆人 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
善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
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為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
己身之事修此為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
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清心釋
累懲忿窒慾修此為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
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為善未必
福為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啟輕
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為善
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
人為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
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
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
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
苦

偷割牛舌果報

呆少穎在長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愛小便宜多見

衆人未知之際攙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大
牯牛復又行盜削一竹剗穿其舌炙其牛奔逸亟呼
胡屠襲逐胡恐拋下爲他人所竊急將竹剗咬定拔
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半舌更不能飯強以粥
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目馬
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噫眼
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
也

責已說

責已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

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
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
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
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
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惡改過
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
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
只是舊蘇秦昔日何踈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
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踈之者何望
焉秦穆公善誨過責已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己重
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瑄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墻也陳因是有聞遂終不飲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之所不能爲庸人也葷戒酒飲食菜茹蔬是人也能爲也割愛茹蔬

色欲是人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饗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饗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繆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

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
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
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
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
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拆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曩嘗省試王度日清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為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為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巖巖詩排雲叫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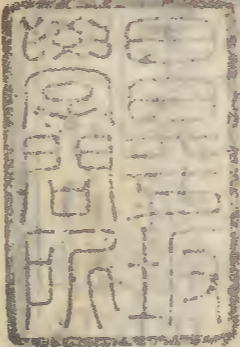
閨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着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梓詩扈聖登黃閣本贈嚴對亨衢照紫泥奉贈太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鸚鵡並絕蓋做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聯衣冠拜紫宸之句太歲蓋做前輩假對詩格也日詩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葦

夏秋月雜菰葦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于狀元

螢雪叢說卷之下

寫告閱畢



十一

